

繪圖再生緣寶卷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東公和里

善勸講

天

劫事



出版部上海北順微路中

65

60

55

50

(25)

天理無私

繪圖再生緣寶卷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江三嫂

蘇映雪

皇甫長華

劉燕玉

五嘉齡



劉提

再生緣寶卷卷上

再生緣寶卷卷上
 惡運退了好運到
 忠良也該有磨難
 相勸元帥且慢殺
 軍師便勸皇甫帥
 何必你要幫異族
 鮮帥大怒必須殺
 不如囚禁使受苦
 却說神武道人一心勸降了皇甫敬衛煥將
 囚禁解回本國當下備船起行皇甫敬這一夜睡在囚車中忽見一位仙女到來對
 他說道我乃巡海娘娘林氏是也憐你忠義特來指點於你爾命中該有三年災難
 將來你的子女與兵到來定可救你回朝那時骨肉團圓滿門富貴若貪生怕死將
 來休得能回中原皇甫敬正要詢問忽被更鑼驚醒當下便對衛煥說明先鋒道既
 有此夢日後令郎令愛必來相救無疑皇甫又道夢寐之事可信而不可信本帥唯
 有心如鐵石為國盡忠而已

慢說皇甫先鋒事 且談元兵敗回城 二萬精兵一半死 只存半數狼狽形
 山東巡撫彭如澤 原是國丈的門生 他早得到老師信 叫他謀害皇甫敬

再生緣寶卷上集

此刻正是好機會
只說皇甫已投敵
又寫一信致國文
成宗看表心大怒
叛將已降應治罪
欽差帶了一道旨
國文無關沒有罪
內中有一尹尚書
可恨君皇深信奏
速送湖廣皇甫第
家人奉命日夜趕
少華公子忙書拆
國文狼心便陷害
出外問明也心痛
母有誥命難逃走
只叫少華快逃去
劉捷正欲皆害死
你若逃了缺一個

吩咐敗兵轉回程
先鋒也已降敵人
稟告一切內中因
深罵皇甫負君恩
滿門抄斬也該應
再有御軍五百人
忠良聞听心暗惊
原是皇甫郎舅身
而今傳旨抄滿門
路上赶快最要緊
那天已到皇甫門
一看之下各心惊
因此降旨抄滿門
立取丙丁將書焚
理該盡忠留名聲
公子也願全進京
你逃可以留一根
母女或可受天禁

雲南兵馬雲南去
再請朝廷救兵發
國文接書好不喜
國文俯伏自認罪
成宗聞奏便依允
衛煥乃係官職小
只為事大不敢保
回衙便對夫人說
急忙寫好一封信
倘若欽差先到了
求見夫人將信上
方知父親已遭敗
夫人即便放聲哭
賞了家人回京去
長華不願離母去
尹氏大怒欲尋死
三人若是一全解
少華回稱我若出

立寫表章奏當今
方可保全登州城
次日上朝奏當今
微臣所荐不識人
當下傳旨出京城
家屬免罪故寬恩
明知劉家害皇門
姊丈未必降敵人
差了心腹一家人
他家一門命歸陰
尹氏夫人觀看正
被那敵人已身擒
小姐聞听便移身
又叫兒女快逃身
母女全死理該應
孩兒不逃斷烟根
到了京城決不生
一時無處可安身

孟家當然不能住
他住武昌三里外
僕婦了環命散去
鄉間也有房和屋
次日差官即便到
到了堂上中間立
小兒早已山東去
讀罷吩咐拿住了
欽差搜查不出少華公子
已走光到底公子躲在何處
去決不貪生怕死降了鮮邦
起解入京且說皇甫少華
經過一村時恰巧天色已晚
說明我們錯了宿頭欲向府上
店去去正說間裡邊出來一位
望見少華公子便問原因少華
內讓入書房坐定通問名姓
方知主人他姓熊世代居鄉半務農

此外更有何家門
只奈路遠你年輕
各人分派五十銀
吩咐僕婦可住身
御林兵馬鬧紛紛
快請公子接天文
探望父親未回程
母女刑具便上身

夫人想了一想說
又叫老僕呂忠到
衣服物件也分派
只有二婢不肯去
前後圍住如捕盜
夫人小姐急出外
堂上香案排好了
前前後後俱搜到
公子諒必知風逃遁
怒道我家世代忠良
為何不走他方呢
欽差並不爭辯
路上向武昌而去
只是走的小路那天

表叔范家可棲身
叫他伴隨公子行
落得此時寬示恩
生死願隨小姐身
欽差下馬先入門
即對差官說原因
不見少華欽差驚
欽差開讀放高聲
都

再生緣寶卷一上集
單名一個是浩字
己中武舉有威風

也問少華名和姓
 老者乃是家叔父
 我看公子貌非俗
 又敬乃是忠良將
 久聞公子武藝好
 少華知道非假意
 雖然異姓非骨肉
 再說欽差一路上
 帶領嘍兵三十個
 一個年輕真美貌
 吩咐下山差官殺
 下山兩旁來埋伏
 大唱來者快獻寶
 自己也把劍拔出
 單洪武藝也很好
 早被強盜來劫去
 原來吹台山上有一位

少華只得假名通
 他名乃叫是呂忠
 莫非令尊是元戎
 可恨昏皇旨太凶
 欲思相見机難逢
 當下說出心苦衷
 好似同胞一般全
 時時刻刻憂於胸
 曉行夜宿過山東
 往來山下去巡風
 一個佳人年尚中
 搶了佳人到山中
 不多一刻十分鐘
 若不獻時路不通
 正與單洪遇交鋒
 大刀起處砍中胸
 大家一齊上山峰
 大王姓韋名叫勇達

小弟姓的雙口呂
 熊浩一哈哈哈笑
 小弟素敬皇甫將
 事尚未知真和假
 今日有緣未相見
 熊浩听了連嘆息
 熊浩竭力來留住
 那天經過泰山下
 那在樹林遠遠望
 單洪見了回山去
 年輕小姐大王獻
 但見欽差人馬到
 差官聞听心頭怒
 口中大喝反叛賊
 差官一死官兵散
 單洪吩咐囚車放
 年方十九生得面白

一字單名就叫雄
 公子何必不吐風
 敬他武藝很精通
 抄斬滿門理不通
 三生有幸樂無窮
 書房之內拜弟兄
 一連數日情更濃
 去往山東探形踪
 碰見一盜叫單洪
 望見二美在車中
 又帶二百名弟兄
 中年婦人樂自躬
 單洪閃出有威風
 喝令校尉把手動
 攔阻欽差罪不容
 拋下囚車無影踪
 先到堂上稟始終
 如雪目朗如星唇

紅齒白武藝高強
 部下有一百八
 該殺死劫奪婦女
 又犯本大王新規
 劫上兩婦美非凡
 不妨就將為妻作
 相見之時叫岳父
 大王吩咐把人帶
 大王射目向前看
 即便含笑開言問
 倘若你是有官職
 丈夫非是無名輩
 誰知敵人有妖法
 今被差官京中解
 大王听了哈哈笑
 我非綠林久為盜
 奉旨前往催貢品
 我在後邊來趕到
 吩咐手下顧仁義

大王見了亦喜懷
 救了她命善門開
 你太便宜我吃虧
 嘍囉押上並不跪
 心中暗暗想胸懷
 你等到此再不跪
 我等理應向你跪
 乃是雲南一元帥
 因此被擒不能回
 誰知却被劫上山
 夫人何故執非凡
 從前出身守家園
 誰知經過這吹台
 為父報仇殺上山
 行劫還須是奸官

少當送大王得
 大王聞听微微笑
 一共四人堂上立
 二個婦女容貌好
 夫人聞听回答道
 大王又問名和姓
 覆姓皇甫二個字
 君皇听信奸人話
 快快將我母女倆
 皇甫元帥久名仰
 家父在京拜御史
 父親在前遇了盜
 殺了盜首降了眾
 難得夫人有忠義

小將無妻感孤單
 如此我做你小輩
 名分二字莫存懷
 兩個便是女了環
 年輕小姐仙一般
 大王並非現任官
 夫人侃侃便言談
 而今東征把兵頒
 就此滿門欲抄斬
 送到衙門仍交官
 敬他一位是好官
 奸人陷害往西番
 不幸被殺寔可哀
 舉我為王鎮崗山
 惟今尚未把親配

小姐如若姻未定 天賜良緣喜非凡
 這位大王真美貌 與我女兒形一般
 尹氏便對女兒說 大王容貌勿推扳
 長華聞听心惊唬 女兒不從嫁庸凡
 大王又對小姐說 我愛小姐心花開
 山上人強馬又壯 殺退朝鮮如手翻
 另備一房夫人住 小姐心中寔可哀
 小姐到了房中 十分悲傷 她立志不願嫁這綠林大王 一席豐盛酒筵 章大王滿斟
 一杯送到長華 小姐口邊道 本大王無物可敬 只有水酒一杯 請小姐領情了 長華
 小姐那裡肯受 步步倒退下去 大王只管挨近上來 小姐退到牆壁無處可避 忽然
 翻臉道 奴家心如鉄石 你若再逼上來 莫怪無禮了 說着裝做打拳的式架來 那大
 王反而哈哈笑道 小姐你且慢驚慌 听我道來
 小姐你且莫糊塗 奴家閨名衛勇娥 我父正是先鋒將 只為警報到京都
 說奏我父和你父 一全降了那番奴 我想令尊忠良輩 決不貪生做懦夫
 一定奸臣來陷害 只恨君皇太模糊 不曾詳察把旨下 抄斬滿門法律苛
 因此立即改裝扮 行李提攜一家奴 來往山東探消息 那知中途起風波
 僕人經過被盜殺 一時大怒殺韓虎 韓虎乃係山上首 一死便降眾嘍囉
 夫人在外听明白 連忙走進贊聲多 小姐藝高有此胆 真是女中一丈夫

長華小姐心中喜 當時陪罪笑呵呵 原來姐姐千金女 令人佩服胆氣多
 因何方才來戲弄 害我頓時主見無 勇娥回答小姐說 方才相戲有緣故
 欲試小姐女流輩 有否剛強性格無 果然貞節堅保守 雖在虎穴也不過
 令人寔在真可敬 還請小姐赦勇娥 如今你我兄妹結 再到堂前拜義母
 衛勇娥想出個主意 拜尹氏為義母與小姐 認為兄妹 單洪有功 特賞金牌一面 但
 他心中很不願意 暗恨大王有此美妻不受 將來反做人家大舅 豈不可笑 但衛勇
 娥雖是女子 雙目有威 頭目見了 個個畏怕 幾分從此皇甫夫人母女安身 在山衣
 食住三行 十分舒服 只是心憂皇甫少華 投靠到表叔處 近狀如何 衛勇娥下令招
 兵買馬 將來救回父親 按下慢表 且表校尉們 以及數百御林軍 因欽差被殺人犯
 劫去 先到青州府報告 總兵聞報 大驚 立寫奏表 送達朝廷 成宗帝看罷 奏章不覺
 龍心大怒 向左右文武 道吹台山的強盜 韋勇達 諒必是皇甫敬的戚黨 故敢劫犯
 殺官 若不出兵征討 只怕盜勢蔓延 益為國家大患 當有左丞相祁德威 右丞相梁
 鑑 一全諫道
 臣啟陛下有諫言 征討吹台似不宜 現在外有朝鮮亂 若去征討必結連
 那時外有敵國打 內有盜賊起烽烟 山東生靈便塗炭 不如征討且暫延
 只待鮮兵來退了 班師時候圍剿伊 一鼓可平誠易事 伏乞聖帝採臣言
 成宗听了開言說 二卿所言實有理 下旨先把少華捉 各省行文快如飛
 圖形發下城門掛 誰能捉住功非淺 可賞黃金一百兩 隱匿不報罪便連

當時最喜是國文 害了皇甫可安眠 回筆再把少華說 他與熊浩義氣連
 只為欲把異術學 殺退妖人宗旨堅 若無異術難勝敵 因此相偕去訪去
 尋到一山名黃鶴 青松翠柏景緻鮮 訪得一仙黃鶴道 傳授本領道法奇
 少華熊浩專心學 我今暫且拋半邊

且說劉府上的江三嫂 得到國文寫歸回信 皇甫敬投降朝鮮 奉旨查抄皇甫家消
 息後不由大吃一驚 忙到曉雲閣密對劉燕玉說 誰知你生母陰魂顛倒托夢叫
 你與少華訂婚 豈不悞了小姐終身大事 劉燕玉聞所嚇得痴呆失措 停了一會垂
 淚道 那知我母托夢 誤我終身 江三嫂勸道 好在此事 外間並無人知 日後國文太
 郡定必和你另配良緣 那何必憂慮呢 燕玉又哭道

乳母此言說錯了 奴曾讀書禮知曉 豈不該知當從一
 自當終身來守節 方始可以守婦道 萬一父母迫我嫁
 三嫂聞听開言勸 吉人天相不必焦 或者日後烏雲退
 時光容易一年過 那天正是元旦朝 太郡便對奎璧說
 怎麼一些不知事 令人豈不可要笑 奎璧又對母親說
 太郡即說元宵節 我家點燈理應晚 公子聞听又稟說
 花燈何當不思點 只怕旁人要耻笑 臉兒何事不明瞭
 太郡一听不由大怒道 我家滿朝富貴 身為國文 誰笑我家不能點花燈麼 奎璧道
 只因孩兒尚未定婚 恐外人說我無力娶妻 還要點什麼花燈不成 太郡又怒道 屢

次給你訂婚 你終推拒我 不怪你 你反說出此言 不成難道為娘無力娶妻麼 奎璧
 道 非是孩兒不娶 奈有立願在前 非孟氏女不娶 如今怎可改變 太郡躊躇一會道
 皇甫敬已滿門俱亡 孟氏又詩禮之家 一定不允改嫁 但不改嫁 豈不有誤孟小姐
 終身 我今不如做個好人罷

不如為母奏當今 請旨下來賜結婚 外邊閑人不敢說 不致有誤孟千金
 兒心可願當面說 立可進表奏帝君 先表一本你姊曉 料想此事即可成
 奎璧聞听心快活 太郡立即寫表文 國丈看了心快活 帶表一路趕進京
 先到候門國丈府 跪下見主把書呈 國丈看了心快活 後堂來見吳氏身
 淑娘起身忙迎接 國丈開言便說明 次早淑娘坐轎去 一直來到後宰門
 要見正宮說明白 太監引入稟原因 昭陽正宮聞听曉 傳旨宣入吳娘身
 吳氏行過君臣禮 皇后賜坐卿平身 先問家中平安否 又問何事入宮門
 淑娘即把一表上 皇后看了便心驚 即對吳娘開言說 你且回去听好音
 當下持本君皇見 見了萬歲笑盈盈 取出表來天子看 看罷之後暗思吟
 為何大家中三箭 孟家私心拒候門 此中一定有詐意 即對皇后笑一聲
 朕看你弟三箭中 孟家不敢不成婚 皇后忙忙又啟奏 伏望萬歲寬大恩
 我弟痴情可憐極 莫使孟氏誤終身 天子寵愛劉皇后 下旨一道賜成婚
 且封國舅為大將 又命丞相去主婚 再下一旨孟府去 孟家奉詔便應承
 劉氏皇后滿心喜 頓時君前謝皇恩 國丈見了君皇旨 立命備馬相府行

到了左相府下馬 門人通報進內門 祁威德所國文到 急忙吩咐開正門
 接入大所分賓坐 劉捷開言老相稱 今番聖上把婚賜 有煩先生出遠行
 成婚之後領兒媳 一全北上到京城 種種費心當後謝 左相忙言理當應
 祁威德奉了聖旨 不發馬牌文書 只帶十餘人 帶到聖旨 一路南下
 那天三月二十日 已到雲南 合省官員 忙出城迎接 祁相到了 接官亭 吃茶休息
 官在旁伺候 祁相即對雲南府道 老夫奉旨 要到劉國文府 開讀詔書 可令人報知
 伺候接詔 地方官急差人 速報劉奎璧 劉府中 早得國文家書 知道祁丞相奉旨主
 婚 此時好不歡喜 吩咐快擺香案 國舅預備停當 換好公服 一听祁相駕到 連忙出
 外跪接 祁相開讀詔書畢 劉奎璧謝過君恩 好不揚揚得意 即請祁相到東廳 獻茶
 相敬茶罷 祁相對劉奎璧道 先當送盤來行聘 婚罷老夫回京去
 老夫在此不能延 須請國舅吉日選 奎璧連聲稱知曉 祁相又復來開言
 今尊有言來相托 最好全往切莫延 奎璧相送大門出 一直送到大轎邊
 我今須往孟府去 開讀聖旨理當前 不知朝中有何事 令人難猜又難言
 且說孟家聞旨到 士元聞听急胸前 祁相即把詔書讀 孟公急得臉色變
 士元帶了嘉齡子 一全迎接甚恭謙 一女何能二家配 君皇下旨主見偏
 連忙回對丞相說 我女婚姻早結連 只為少把一箭中 婚姻難以結連絲
 從前二家求婚事 劉家公子中二箭 你家錯把夫家對 今愛終身已誤延
 祁相聞聽心頭怒 頓時翻臉又開言

而今皇恩賜下旨 那怕閑人說非言 君詔不接有大罪 况且國舅貌雙全
 士元只得言稱是 太師一番是忠言 理當備酒來款待 祁相告辭不肯宴
 只說且待成婚日 老夫當來吃喜筵 送出祁相後堂去 即到高樓小姐前
 先將皇甫破家事 仔細一說往事拋 又將君皇賜婚事 並不隱瞞告小姐
 孟小姐一听氣塞胸膛 叫聲氣死我也 一交跌倒昏絕於地 蘇映雪在夢也暗暗叫
 苦想起夢中訂婚一事 如家是當從一而終 現在皇甫少華 滿門滅亡 但公子尚在
 人間 或者將來仍有出頭之日 也未可知 夫人一見小姐昏倒 全了環們 連忙叫喊
 半晌方醒 流淚向父母道 決不投敵會貪生 定係劉家有意害 故而一心來奪婚
 奴家公公是 大臣 奏請君皇便賜婚 為夫報仇以消恨 嘉齡勸父上奏表 奏明小春庭火焚
 今仗皇后的勢力 夫人心生愁悶生 父子商量這一段形 因此國文心懷怒 荐去討鮮出遠征
 不能手刃劉惡賊 以及定婚一段形 劉家勢大難與爭 此種冒險非小事 只怕破家又忘身
 士元忙向女兒勸 劉家勢大難與爭 是夜床上難安身 忽然想出一條計 惟恐有臨嫁逃出門
 孟公退到書房裡 以及定婚一段形 好在映雪美十分 腹中也有文才學 冒充前去不露形
 奎璧有意皇甫害 劉家勢大難與爭 次日一早便起身 即對心腹一婢女 名叫榮蘭有才能
 士元搖頭說不可 高樓孟氏千金女 主意想定便睡熟

和她說定私逃事 主僕双双扮男身 一路北上非別往 一全來到京都城
捐監入場來攷試 將來高中近帝君 做了官員便上奏 相救夫家皇甫門

主意想定心歡喜 外邊走進老夫人

老夫人進房無非用言相勸女兒因道前年比箭配婚劉公子與皇甫少華面貌無

分上下今既奉旨配親亦算嫁得其人女兒何必悲傷呢孟麗君道母親有所不知

女兒非嫌容貌美醜寔因已受皇甫家之聘今改嫁劉門豈不惹人耻笑夫人笑道

女兒之言錯矣既有聖旨誰敢多言小姐乃假作笑容道女兒寔恐改嫁失節故而

羞愧既有聖旨任從雙親之命便了夫人只道小姐是真話故而滿心歡喜即到書

房中向孟公說明老夫妻的心事立可解開了

孟家即便辦嫁粧 家人僕婦碌亂忙 小姐和那榮蘭婢 也在高樓備男裝

衣料綢緞親裁做 暗命榮蘭到街坊 辦好鞋帽來預備 預備黑夜走他方

劉家約定行聘日 三月廿八吉日當 四月初二來迎娶 小姐得信心甚忙

房中便把容貌畫 留與父母牽斷腸 開了菱花鏡一座 筆下描容倍覺傷

此去不知到何地 紅顏薄命理該當 取筆一枝又題字 留與雙親履內藏

正然畫好映雪到 他對小姐把話商 小姐此去多富貴 言語之間有諷芒

只怪小姐不守節 悶悶不悅便回房 深恨劉家人骨自己官卑職小又不能代皇甫家報仇雪恨只得托病不出到了三

月三十日孟小姐對榮蘭道今夜不能不走了即叫榮蘭快須預備是夜小姐即到

夫人房中說了些離別之話夫人只道臨嫁離別孝心再不動疑就把好言安慰孟

小姐又到映雪房中暗裡便是去辭別表面上也不過說些家常話罷了因道

我與姐姐叙有年 十六年中交誼 而今一旦要相別 父母之前要你言

父母若有什麼命 姊姊切不可推延 映雪心中寔在痛 小姐之前出怨言

但願此去生貴子 將來夫唱可婦隨 說了一番告別去 二人即便把步移

主婢双双改扮好 又去執定一馬鞭 榮蘭拉出一匹馬 主婢二人馬背騎

園門鑰匙早拿好 行到天明約卅里 天明不便全乘馬 榮蘭只得下了騎

一路不敢來停步 且談孟府一番言 園童一見門開了 急忙稟報到廳前

慢說小姐逃了去 且談孟府一番言 園童一見門開了 急忙稟報到廳前

一全來到高樓上 各處搜看箱篋翻 發現一信仔細看 還有一畫更加哀

上面詩句雖好意 然而賭物更加慘 夫人將書從頭讀 不禁眼淚落胸懷

映雪代嫁計雖好 大約他們有良緣 蘇氏大娘旁邊立 夫人便與大娘談

小姐今已出走了 此事如何可坍台 惟大娘即便原因說 萬事都是在令愛

此時映雪也聞報 恰巧單身趕進來 劉賊大仇深如海 映雪一聽魂飛外

暗恨小姐計太好 相荐奴家去受罪 蘇大娘輕勸慰女兒 怎肯和他兩和諧

蘇大娘輕勸慰女兒 我們小戶人家難得有此良緣豈可推辭女兒可速上前拜

認老爺夫人為父母映雪苦在心頭難說出口若待不允豈不有負孟府大德映雪

心中暗恨老母喜作岳母。只怕反失掉你女兒呢。心中轉念待我暗藏利刃一柄。將劉奎璧刺死了。然後自己自刎。以全名節。想定主意。即向孟公夫人深深拜了八拜。更與嘉齡認為兄妹。與方氏叙為姑嫂之禮。孟公又吩咐合府男女僕人。皆稱映雪為小姐。不能聲張出外。且說劉奎璧這幾天非常忙碌。因知孟小姐詩才甚好。新房須近花園。使小姐可以即景生咏。後窗之下。乃是一個荷池。池水直通昆明江。往來船隻熱鬧非常。前樓即是新人的臥房。初二那天。一早就有許多賀客到門。恭賀劉奎璧招待客人得意洋洋。不多時。祁相一到。吩咐行轎。鼓樂喧天。花炮震地。那花轎四面繫有五色綢彩。十分美艷。祁相領轎。到了孟府。士元與嘉齡一全接入。家人呈上筵席。略飲數杯。便催新娘上轎。免誤時辰。孟公親自入內。催小姐上轎。映雪早把利刀藏在懷中。當下笙歌雜奏。婢女們扶了新人出外上轎。

大家出來看新人。一對良緣是天成。房中合歡兩個人。好似天仙一樣形。連連不住美人稱。所以一時竟離魂。她的心中十分恨。救父回朝復翻身。

劉府放炮花轎接。郎才女貌真美麗。堂上掛宴待眾客。孟氏小姐真美麗。走到身前先作揖。就因高樓望見你。正談之間燕玉到。倘然皇甫家門變。

不多一時到劉門。夫婦參拜天地神。然後再見老夫人。一般婢女交口稱。來到新房見新人。少中一箭為何因。一場心願方始成。他日怎能見夫君。

祁相領轎一路行。堂上排好香和燭。拜畢向北皇恩謝。新娘呆坐不開口。奎璧堂前敬過酒。那天到府比射箭。今日與你成花燭。只恨麗君失了節。

何不此時盡了節。將來可得好名聲。因此到來想諷刺。以盡妻妾一些心。奎璧見了燕玉到。即便招手賢妹稱。為兄須去陪眾客。請你妹妹陪新人。劉燕玉走進新房。向新娘作禮。蘇映雪也忙起身答禮。姑嫂分賓主坐下。女婢獻茶。燕玉說過客套後。便道。久聞嫂嫂萬斛璣珠。今後端望指示。映雪答道。奴雖有才名。但不過塗鴉而已。燕玉又引到後樓。指着下邊昆明江道。你瞧那邊船隻來往不絕。人烟鬧熱。映雪十分滿意。暗想。刺了奎璧。就可躍入河中自盡了。談了一會兒。劉奎璧在外邊敬了幾杯酒。一心來見孟小姐。一見妹子。正與新娘談話。當下對燕玉笑道。此間風冷。深恐你嫂身體薄弱。怎好引到此間受風呢。燕玉一听。暗思哥哥太顧嫂嫂。當下告別下樓。

忙忙全看到前樓。不敢放火把命謀。幸而神靈有靈驗。當下高聲罵不休。你心好比狼心毒。一計不成又一計。君前征鮮竟保奏。父子齊惡天難赦。叫我夫君快逃走。我確是個柔弱女。連忙陪笑開言說。夫人何故亂心頭。今天奉旨成花燭。快快全飲合歡酒。映雪心中很着急。當下出刀便動手。對准奎璧咽喉刺。高喊代夫來報仇。奎璧把頭低閃避。刀尖中額鮮血流。頓時大怒喊行刺。那知映雪到後樓。將身向下來一跳。立時水中起波流。映雪身子流出去。日後自有好人救。且說新房樓上事。奎璧忍痛逃下樓。大叫家將快後去。大小船隻撈屍首。

誰能撈得了屍身
死得有光真可敬
先把傷藥來敷好
太郡怒罵兒不好
顧太郡責備燕玉
燕玉便跪下哀告
都是哥哥叫我
去陪嫂嫂
女兒定是敬重
兄嫂之意
太郡更怒道
人命事大
於情於理
決難饒你
燕玉唬得
回房去痛哭
了
太郡又命一個家將
送二名陪嫁
了環
回到孟府
去報死信
奎璧到書房
內只是納悶
深怕益士元到來
討人
那時不免
吵鬧一場
且說劉府
二家將將陪嫁
二婢女送到
孟府並不去見
主人便即回
去
二婢直到堂
上
欲知孟氏千金
女
去往那方到
那邊
要明以後如何
事
下卷之中分
明宣
財源日增生
意好
一家康健福
絲絲

燕玉聞听心快活
太郡聞報心中急
岳父命女來行刺
奎璧只怪燕玉妹
不敢領去把水投
暗想孟女烈女流
急忙來見問從頭
沒有屍身決不休
此一刻暫時延一延
財運臨門樂無邊

上卷完

再生緣寶卷卷下

再生寶卷下卷開
閱書諸君看到此
為忠為孝有結果
此時孟公與夫人
忽見二婢歸家轉
小姐投河身已死
大娘聞听便大哭
孟公夫人也哭泣
不多一時劉府到
接到大堂請上坐
奎璧便將行刺事
或是一怒將她殺
奎璧呆了無言對
幸而祁相便來到
二家一全京中去
六月初六京都上
恰巧有一官船過
諸佛菩薩降臨來
心中一定急非凡
惡人到頭果報來
一全在堂把酒飲
不由各人吃一驚
此刻性命已歸陰
自己只有一親生
當下商定到劉門
太郡聞報命接迎
孟公開言問原因
告稟一番有憑真
或是打死便亡身
太郡聞報怒氣生
雙方相勸便息爭
且待旨意怎樣行
大家入京面聖君
乃是右相姓梁人

孟家小姐傷了身
奉請諸位且慢慢
急問為何你等轉
即將帶刀來行刺
希望靠老成長大
孟公全了嘉麟子
奎璧連忙換公服
我女為何身便死
孟公開言心頭怒
謀害人命再屍滅
她在屏後便跑出
老夫自當據寔奏
孟家父子回家去
再說映雪下了水
夫人經過乃北上

閣家得信鬧天翻
看了下卷可喜懷
美人送婢孟家回
大家把蓋喜歡生
二婢急忙稟夫人
一稟告這因
那知出嫁便命傾
一全上轎離府行
親自出外迎岳尊
死後屍身那裡存
諒你醉後恨奪婚
此仇此恨太屬深
大家爭論鬧紛紛
貞節牌坊造端正
即向夫人便說明
一路隨波向前行
忽報船邊有屍身

說得投机如骨肉 一全來到康家門
 滑全相見通名姓 腹中不快妒忌生
 勝金行了同輩禮 柔娘德姐丈夫迎
 孫氏夫人也出見 明堂行禮義母稱
 滑全心中暗妒忌 便對妻房蜚語生
 勝金暗暗對母說 孫氏夫人怒十分
 幸而若山為人好 相待明堂厚十分
 改姓為康為報答 若山心中喜氣增
 精通脈理人人曉 乃是一位名醫生
 所以特地來相見 有意談詩與論文
 道庵出題作詩句 明堂就在席上珍
 明堂虛心求醫理 道庵指示不留吝
 不料二位年輕妾 此時一全慾念生
 康若山原本五十餘歲 但柔娘德姐都是年方二十的美人 見了麗明堂 大家私心
 竊愛有一天恰巧康若山有事出門 德姐認為機會已至 便到明堂書房 用言相誘
 不料明堂一派正言 反把德姐勸醒 你我母子名分 怎可相亂 義父待我甚厚 決不
 能做出禽獸的事來 德姐听了十分感謝 和柔娘去一說 大家從此不把慾念放在
 心頭了 是年七月 湖廣已放下主考官 乃翰林大學士袁容 副考官是禮部中郎孟

此時榮發病亦好 服侍公子不離分
 去年養子分家當 今去螟蛉又到門
 一見明堂貌美麗 不由頓時情會生
 若山吩咐來見禮 以後彼此自己人
 我看明堂定小旦 岳父愛他另有因
 指雞罵狗時諷譏 明堂那知其中因
 又命家人京中去 出銀捐納一監生
 那天有一妹丈到 姓吳道庵有名聲
 聞听若山得義子 乃係一位有才人
 若山備宴全桌飲 席間談論古與今
 道庵听了連聲贊 如此才華令人惊
 數日之間脈理熟 聰敏之人精巧生

照文武百官接入貢院 但康若山因為義子捐監 單子未到 十分焦急 累他坐立不
 安 七月二十日 就要用的 京中去捐監家人 直到七月十七日方到 康若山得了捐
 單 急去交給明堂道 這是進身之具 但願我兒一舉成名 則為父一生可無遺憾了
 七月二十日 康明堂進場 三場考畢 等到發榜 那天鄺君玉却高中第一名解元
 只因捐監寫姓鄺 所以進致不能移 康府這天倍熱鬧 親友紛紛來到喜
 更有今年來拜望 君玉招待笑微微 一全拜謝老師去 若山笑得痛肚皮
 堂前參拜義父母 隨後排案拜祖先 坟上也去來祭拜 康家門楣頓高提
 道庵這科也高中 光陰最快如過絃 若山為子來預備 上京會試莫遲延
 一切盤費早備足 擇定吉日把家離 慢說明堂上京事 且把吹台一事提
 此時吹台山 把皇甫長華母女劫去 朝廷並不派將征滅 劉捷父子終因斬草不除
 根 逢春必定發 說不定皇甫少華也在山上 所以面奏君皇 請旨征剿 成宗聞奏大
 喜 即封劉奎璧為滅寇大元帥 着御前二等指揮使為前部先鋒 到了出兵那天 劉
 捷因見兒子臉上氣色不好 所以十分心憂 這也按下慢表 先說孟麗君改名鄺明
 堂與吳道庵到了京中 便到一家俞智文府上 担攔姓俞的為人慷慨 與康若山乃
 係世交 此次寫有書信 請俞智文招待妹丈和義子 那天恰巧京中出兵 劉奎璧掛
 帥去征吹台山 街上十分熱鬧 孟麗君即向俞智文老伯一詢問 方知映雪刺劉自
 已投河身亡 奉旨建造貞節牌坊一事 劉奎璧又討旨去征吹台 孟小姐聞听 又惊又喜
 忙問吹台山為何國舅親自征討 俞智文文告訴明堂 就為劫了皇甫長華母女之故

明堂心中半喜惊
但願奎璧出征討
有弟勇彪也已到
用計就把奎璧捉
家破人亡骨肉散
奎璧原是公子體
終日在籠只是泣
又怕一命勢不保
上殿請旨臣兒救
丞相忙又來俯奏
且待外寇平定了
京中開放取進士
而且容貌多俊美
梁相知道便用計
等待狀元游街過
身體不能來作主
素華一時神便倦
莫須惆悵誤良辰

幸而婆婆未亡身
一敗塗地戰死身
姊弟二人山崗鎮
皇甫夫人坐堂審
此仇此恨何日沉
夾棍上身苦十分
慎悔請旨吹台征
堂堂國舅做囚人
並捉皇甫理該應
此時去征大禍成
再討吹台功易成
十名之前見君身
確是一位秀麗人
吩咐家中老夫人
故把彩球拋他身
暗恨義父他樣生
忽見進來一老人
即日粧台共佳人

映雪行刺劉惡賊
且說吹台山上事
那天忽听官兵到
大罵惡賊劉奎璧
若不招出非可赦
只得將情來招出
欲要滅人反招禍
敗兵回京來報告
成宗聞奏將發旨
逼他去投朝鮮國
國丈只得暗自急
成宗召到金殿上
一看文章更中意
府前且把彩樓搭
狀元佳婿便可得
強作歡容絲樓上
對着映雪點頭笑
夙世良緣終會合

此事令人寔可敬
大王勇娥號令森
大家商議退敵人
緣何陷我皇甫門
吩咐兩旁便動刑
皇甫吩咐押囚身
算來害人不該應
國丈听了唬去魂
欲派大軍去出征
裏應外合難收成
回到家中心淚盈盈
惟見君玉最年輕
當下點了狀元身
詐稱招親配郎君
映雪不願也不能
惟有一死保自身
我有詩句你且听
三番花燭始為真

我非別個你須記
次日狀元擲君玉
小姐在樓遠遠看
隨手將球來拋下
開口就把賢婿叫
所以一口允親事
孟麗君應允婚姻也
以替夫報仇了梁丞
因繼與湖廣康姓為
笑道不必客氣尊人
一對玉獅交與梁丞
狀元告辭到寓中
輕輕來把小姐叫
中了狀元無妻子
道庵智文皆道賀
把物交給女兒看
難道小姐逃出外
當初錯解是皇甫

乃是月下老人
紅袍白馬上街行
心中悲痛寔在深
宣知竟中狀元身
君玉也把岳父稱
惟說家中十分費
以替夫報仇了梁丞
因繼與湖廣康姓為
笑道不必客氣尊人
一對玉獅交與梁丞
狀元告辭到寓中
輕輕來把小姐叫
中了狀元無妻子
道庵智文皆道賀
把物交給女兒看
難道小姐逃出外
當初錯解是皇甫

映雪醒來心中想
探花榜眼隨在後
夢中盟約何可負
梁府家人忙請進
明堂想了報仇事
榮發心中很着急
現在靠宰相的勢力
只怕有負令愛才華
當下一支金簪
對了小姐翻面孔
狀元因該有妻通
相公成竹早在胸
欣喜回到閨樓中
如何乃在狀元躬
粧台故人是麗君
似見相像孟麗君

榮發在旁心着急
狀元含笑榮發叫
勸你不必多言語
且說梁相受聘物
認得乃是麗君物
忽然想起夢中話
那天記得彩樓上

不多數日行聘禮
相府成親百官到
士元一見也疑惑
不多一時吉時到
洞房花燭新房進
映雪見了丈夫面
明堂頓時想一計
下官本是貧家子
說罷手執燭台看
一听新郎的口氣
家父面上來告稟
你本姓蘇非梁姓
明堂先將自己事
未知皇甫何方在
說罷又說從前夢
將來皇甫出頭後
一夜談話略休息
榮發見了主人出

擇吉成婚頃刻中
那天正遇一孟公
狀元相貌我女全
新人新娘立西東
夫婦雙雙坐西東
心中疑惑存在胸
待我將她稍戲弄
今日相逢豔運通
映雪不由臉通紅
益知定是故舊逢
看你還有何面孔
映雪二字美嬌容
告訴一看頃刻中
是否也在吹台中
夢中訂婚奇事逢
姊姊為正理正通
次朝紅日已透東
暗暗詢問可露踪

百官送禮多熱鬧
明堂認得生身父
莫非出外名姓改
拜了天地君恩拜
明堂對着新娘看
二人大家呆觀看
因命婢女盡皆退
素聞小姐美麗貌
若是小姐必相認
也對明堂用手指
明堂聞听哈哈笑
二人說穿大家笑
映雪自從代嫁起
最可使人欣快事
明堂即把姊姊叫
映雪大驚稱不敢
一同拜見梁夫婦
有名無寔代主曉

成宗賜物有光榮
只奈不能把話通
考試殿元欺君皇
再拜堂前二親翁
認得映雪的面容
不言不語似木鐘
自己上前稱嬌容
待我仔細照美容
如此做作太不通
女扮男裝罪難容
你的來歷在我胸
並坐床沿談話濃
說到成親竟相逢
奎璧被擒直快胸
姊姊代我刺惡凶
小姐正室方為公
樂煞梁相老年翁
明堂把寔說細衷

榮發此時心快活
明堂寫了一家信
拋下京中諸般事
嫁與崔家亦官宦
十三歲上即入泮
那天奎璧隨祁相
有日帶了燕玉去
娘舅為媒來說合
若果爹爹回信轉
奴家也該來效法
燕玉又與江三嫂商議
爺對於崔姓婚姻未必便允
起勁他也寫信到京勸劉捷應允
寄回家一寄給顧府回信一到
燕玉聞听急非常
帶了金銀和首飾
二人暫租一房住
尼姑見銀便歡喜

又去拜見吳道公
託交康家話甚濃
再談劉府起波風
長子取名叫振龍
尚未聯姻憂心中
一仝人都離府中
振鳳一見喜心胸
顧氏太郡書一封
允了親事我不從
那時一死繼麗君

他已補了吳江縣
等待朝廷賜官職
奎璧有舅名宏業
次子振鳳名字叫
宏業久欲為子配
太郡在家覺寂寞
不想燕玉如此麗
送給國丈請定奪
可敬孟氏投河死

出京上任有威風
康老夫婦到京中
宏業有姊叫珠紅
為人俊秀有雅風
只奈絕少美嬌容
時到顧家見胞兄
就在母前告自衷
燕玉聞知急心胸
保全名節理正通

頓時憂痛在心腸
也可在外過時光
一切伙食與住房
小姐小姐馬屁忙

忙與三嫂商議計
三嫂連夜同逃出
每月共貼銀十兩
劉府太郡次日起

一仝出逃到他方
萬緣庵中師太商
將來出頭再加幫
了環報到內房

小姐三嫂都失踪 圍門大開為那樁
 首飾衣服皆取去 一定私下有情郎
 累及為母担心事 崔家豈肯退紅粧
 正然發怒又聞報 太郡一昕出接忙
 這也是顧太郡的救星到了 燕玉逃走把誰代嫁 恰巧這位梅姑娘到臨 年歲容貌
 與燕玉不相上下 太郡即和崔家商量 表面上不能穿破 侯府千金出逃 外人知曉
 聲名攸關的 崔拔鳳因見梅小姐容顏非俗 也就答應 但那梅氏母女 緣何會到劉
 府上來呢 原來梅家與劉家 皆是舊親 梅姑娘的父親 做過延平知府 因為貪財 縱
 役萬民 招怨就被上司 參奏 梅知府充軍北方 家產抄入官庫 因此母女二人 無枝
 棲身 故到劉府相投 現在太郡因燕玉逃走 將計就計 將梅姑娘代嫁 禁止男女僕
 人不許在外聲張 江進喜失母後 他在太郡前大哭 數次 其寔進喜知曉得一明二
 白 老母陪了燕玉小姐 棲身萬緣庵中 按下慢談

且說宮中太后身 突然而有病 天子惊
 臣壻君玉知醫理 成宗聞听宣 鄺身
 君玉脈理很精熟 診罷之後 成竹生
 恰巧兵部身亡過 成宗下旨 補鄺身
 太后朝見君玉說 賢卿脈理 甚精深
 有日臨朝得惊報 山東危急 在萬分

太醫醫治並無效 命看太后須仔細
 一葯即便見效驗 康氏義父有封賞
 明珠玉帶再贈賞 日本全了 朝鮮國
 合兵攻打 凶十分

梁相荐醫奏當今 若能病愈當封贈
 太后病勢立改輕 梁氏小姐封夫人
 當面獎勵叫賢卿 合兵攻打 凶十分

揚言得了山東省 一直北向 攻京城
 可恨番邦如此惡 竟敢蛇兒 把象吞
 如今天寒海水凍 朝鮮停兵 難戰爭
 不管流徒與軍配 有了武藝 便為能
 狀元即為大元帥 探花榜眼 先鋒身
 各路調集水軍到 臣保進攻 必獲勝
 不准來京把武考 只為投敵 恨萬分
 皇甫料必不降敵 少華也係 英雄身
 君皇方始依了奏 各省四面 便行文
 結伴來到京城去 想得狀元 萬里程
 今有四件是寶物 仙翁即命 快進京
 一劍一鞭熊浩賜 二件賜與 少華身
 下山先回熊家去 誰知夫人 命歸陰
 停了數天北上去 經過吹台 見娘親
 排席款待甚合意 各把武藝 彼此論
 吩咐推出劉奎璧 少華責備 罵連聲
 皇甫少華原是仁厚之人 一見奎璧 哀求 便向韋勇達講情 以後不必關在地穴之

國本搖動真堪慮 兵部君玉便出奏
 不如頒詔行天下 先到兵部把名報
 出兵殺到番邦去 成宗依奏便下旨
 君玉連忙開言奏 若令投軍必出力
 各地英雄與好漢 皇甫少華在山上
 你們時運今已到 一鏡一鎚 賜與你
 又賜護身符一道 生下一子 很肥白
 母子相逢真可喜 彼此又談 經過事
 奎璧一見少華面 哀求恩兄 饒弟身

成宗聞奏龍心惊 愚臣有見 奏當今
 招集英雄到都城 明年二月 考取英
 一勞永易 功業成 惟有叛逆 皇甫臣
 天子皇恩 宜大深 臣敢担保 大功成
 大家欲思 去進身 那天師兄 喚二人
 武場攷武 去東征 將來可滅 妖道人
 貼在髮際 可隱身 熊浩不免 暗傷心
 勇娥優待 少華身 大家相喜 又相慶
 哀求恩兄 饒弟身 以後不必 關在地穴之

中可移闕在空屋之內。每日飯菜亦當改良。更命將舊衣服給他穿上。從此劉奎璧寫意得多了。少華與熊浩因為攷期在即。在吹台山只住了二天。告辭便行。到了京都。先到禮部報了名。二月初一日開攷。成宗即命鄺君玉為正攷官。第一天比箭。天下武生大都只中一二箭。惟岳州熊浩連中三箭。皇甫少華連中六箭。第二天攷槍。刀少華熊浩又佔第一第二。第三天攷文才。少華又是第一。鄺正攷官乃與副攷官商議。

少華高中第一名。熊浩第二武亦精。進士取了九十六。奏明皇上再奪定。此時英雄顯武藝。龍爭武闈一場爭。天子封為大元帥。欽賜寶劍去東征。擇日出兵東征去。少華次日拜師恩。辭別君皇上殿奏。吹台人馬精強稱。成宗下旨依了奏。三月十二出京城。路上秋毫並無犯。那天已抵登州城。數百船隻向東行。先鋒熊浩真勇敢。殺得鮮兵敗逃遁。朝鮮兵被熊浩赤英殺敗。逃到沙門島奪得船隻無算。二先鋒到皇甫元帥前。各記大功。次日朝鮮元帥與軍師神武道人出兵討戰。欲思用妖法擒住元帥。不料

少華身有奇寶。反將鮮帥烏必凱一鎚打死。神道道入計窮力盡。乃自願請降。回國奏明狼主。將皇甫敬與衛煥請至銀安殿上。設酒相待。換好衣冠。備下貢禮。以及降書降表。由神武道人備船送至少華大營。父子相見。歡喜非常。少華即將經過情形仔細稟告父親。熊浩又來拜見。皇甫敬十分相敬。一方面衛煥到了衛勇達營中。當由勇達勇彪一全拜見。父親這勇彪乃係衛煥之子。聞知朝廷攷武。上京趕攷。取中進士。出京隨征。及至吹台山收撫。與官軍合兵東征。恰巧姊弟相會。於是同在營中。現在父親回來。正是天大喜事。次日元帥升帳。眾將參見。畢後。分立兩旁。皇甫敬乃先對衛勇達道謝。拙內小女受將軍拯救之恩。真是天高地厚之恩。禮當拜謝。衛煥父子忙答禮。我們同病正相憐。二人對拜全立起。難得將軍多仗義。收留小兒去訪仙。此恩此德當拜謝。大家也是相對拜。備言暢飲樂無邊。中軍又忽進帳報。元帥謙恭也出接。吩咐款待立擺宴。正然吃酒甚熱鬧。因此捉住請定奪。拆開一看便大怒。捉住一個差官樣。言語糝糊寔可疑。却是藏縫在衣裡。通敵證據已拿住。寫與鮮帥烏必凱。叫他要挾殺父先。少華也寫奏鮮事。皇甫立寫陳情表。辯明含冤未降鮮。先命熊浩入京去。更有一書上君玉。前前後後苦衷宣。下馬通名求稟報。熊浩一路上京去。那天已到相府前。恰巧君玉陪他妻。

夫婦二人正談話
 忽听先鋒回京轉
 莫非得聖班師轉
 君玉拆書來一看
 當下留住先鋒將
 劉捷在旁心惊悚
 今番又去來通敵
 下旨捉入天牢內
 赦他未與父子結
 皇甫那天班師轉
 少華見了孟士元
 成宗先命元帥進
 皇甫少華又奏征鮮詳情將降表呈上天子看罷即命內監收藏當命取出金墩賜
 少華在旁坐下又召皇甫敬衛煥上殿宣諭道卿等被妖術所擒受禁番邦不屈臣
 節情寔可嘉却又教子有方建功平鮮此朕負卿卿等無罪皇甫敬等謝恩帝又宣
 隨征有功將官入朝熊浩韋勇達勇彪皇甫長華赤英等十餘名上殿山呼朝見帝
 見皇甫長華容貌端厚正是福澤若立為皇后必生貴子且明年太后六旬大慶寔
 為可喜原來成宗自劉皇后去世後昭陽正位尚然虛懸况且是

未知何日班師旋
 快請相見不容延
 先鋒點頭是連連
 方知國丈又害賢
 舍間備榻請酒筵
 成宗大罵縞眉尖
 罪上加罪你自言
 捉住滿門不遲延
 况且有功立在前
 京城文武迎接謙
 仍稱岳父高聲言
 獎嘉功勞寔匪淺

願那少華戰爭返
 熊浩見禮一旁坐
 先把一信來呈上
 一紙證據君皇奏
 次日上朝諸事奏
 從前陷害皇甫事
 父子通全將賢害
 祁相此時開言奏
 天子依奏下赦詔
 君皇也派代表接
 大家上朝君皇見

夫妻團圓在眼前
 君玉忙即便開言
 然後奏章呈面前
 不怕國丈不罪牽
 天子一見怒心弦
 此罪已經是不淺
 枉食厚祿官爵顯
 惟有奎光守國邊
 安慰奎光旨往邊
 元帥答禮笑容容
 皇甫父子俯塔沿

成宗本是一金童
 所以一見長華貌
 她們全在山頭住
 因即開言來相戲
 未知二卿對這事
 衛煥急忙跪下奏
 若不改装多未便
 成宗一听心快活
 又封少華為王位
 熊浩封為平東侯
 少華急忙俯伏奏
 但為嗣續問題計
 伏望尚待別婚對
 卿妻去世未有配
 衛煥忙即來啟奏
 衆人一齊皇恩謝
 武憲王父子等出了朝門大家商議須到相府去拜謝躡兵部深恩各人都到梁相
 府下馬通名求見躡明堂急換公服出迎皇甫敬等一齊跪下口稱老夫等怎勞大

只因上界凡心動
 傾生愛慕樂融融
 美郎佳女豈不通
 朕有一事理當從
 是否心願意思同
 臣女勇娥是男容
 所以顛倒西作東
 既是女子快改容
 忠孝二字理甚通
 更對少華笑容容
 陛下還須鑒苦衷
 只宜偏室娶西宮
 永感皇恩雨露濃
 當對衛女兩和衷
 小女若得配將軍
 出朝大家把話云

下降塵世身為帝
 忽然又見韋勇達
 內中一定有了染
 勇達年輕尚未娶
 長華俯伏無回答
 勇達即是女身化
 伏乞天子赦其罪
 又命內監來引領
 武憲王是皇甫敬
 衛氏應當卿家配
 臣妻孟氏為夫死
 衛氏乃係英雄女
 成宗聞奏稱有理
 熊浩心中便大喜
 只怕己為過分了

玉女下凡即跟踪
 天生美俊好貌容
 孤家怎可立正宮
 當與長華白首共
 暗想君皇太不通
 寔因身處綠林中
 此恩此德永不窮
 朝見太后萬壽宮
 教子有方心更忠
 不知卿意樂心中
 臣當不娶理方通
 若為偏色少威風
 即叫熊浩左先鋒
 回奏有恐她不從
 如何却會不相從

人出迎。寔不敢當。鄺明堂暗暗傷心。自思皇甫敬。乃是公公。怎可受他下拜。也忙跪下道。老大人。父子併眾將軍。如此厚禮。豈不折盡下官陽壽。皇甫敬道。多蒙老大人提拔之恩。明堂留宴。皇甫父子與眾將稱謝入席。明堂甚是相敬。酒過數巡。眾將謝席。鄺明堂苦留不住。皇甫父子回府。尹氏却埋怨少華。聖上將衛勇娥賜婚。你却一意推却。有負母心。少華答道。孩兒因感孟氏節烈。只娶一妾。以傳後嗣。衛氏有恩於我。況且又是我母義女。孩兒怎好屈他為妾。今配熊浩。與我嫂弟。更為合理。皇甫敬道。孩兒此意。也很有理。次日少華又到孟家去拜見岳父孟士元。提起小女有一肖形。少華聞听。即向岳父求索。士元一口答應。待家眷到京後送上便子。

且說成宗與母后。父子商議話不休。長華理該正宮立。此女才貌真不歹。

次日太后傳一旨。召進梁孟入宮走。士元同了梁右相。朝見之後低了頭。

太后便對二臣說。令往通知把親求。長華應該正宮做。他的相貌該為后。

梁相士元謝恩出。即時來見把諭投。對了皇甫旨意說。皇甫父子喜從頭。

君皇行事真迅速。聘禮行過珠寶綢。玉樹珊瑚諸奇寶。來往有勞二老媒。

三月十六日黃道。君皇續娶宜好速。夫人臨別把話囑。氣量寬洪第一流。

宮中嬪妃當寬待。不可獨專愛風流。交拜天地乃古禮。君皇相待禮貌周。

皇甫長華做了皇后。天子大喜按下不言。且說孟士元家屬一到。忠孝王便去拜見。討了那張孟麗君親手所繪的圖容。被忠孝王取了過來。武憲王一看便說異道。這

明明是鄺恩師呢。你想麗君二字。不就是鄺君玉麼。少華亦惊奇道。這畫上筆跡。亦正與老師相全。往昔相見。每常留飲。他若稍暇。必然下顧。孩兒心甚不安。誰知她念及夫妻之情。真是賢淑妻子也。此時祁丞相告老還鄉。天子即將梁鑑升為左相。鄺兵部又升為右相。鄺君玉那時只有一十八歲。十八歲為相。古今少有。忠孝王自從得了孟麗君圖容。掛在書房。時時對他呆看。

少華恰巧掛好圖。題詩一首把韻和。忽報鄺相來拜會。忠孝王便笑呵呵。

他來我可仔細看。與圖是否可合和。出接並行向內進。少華開言恩師呼。

天寒請入書齋去。雙方謙遜隨後坐。鄺相抬頭見圖畫。認得即係自己圖。

連忙鎮靜上前看。假意稱贊問嚕嚕。此圖容貌真美麗。如此美人寔不多。

因向少華開言問。此女何人告訴我。少華越看越是像。答稱亡妻的容圖。

她即孟氏千金女。可憐沒福兩諧和。鄺相一看詩意。又問少華王爺呼。

因看詩意上。孟氏乃係改裝出逃。但不知前番投水。又係何人。忠孝王即將從孟士元口中告訴之言。說了一遍。鄺相便稱贊道。難得蘇氏有此貞烈。寔在可敬。我想孟氏既然逃在外方。必在人世。年兄當在文官內留意訪之。忠孝王忙道。門生意欲俟到來春。辭官出訪。天涯海角。亦當往訪。鄺相听了。心中不由悲傷起來。只得勸道。年

兄身為王位。正當事君養親。以圖忠孝。豈可為着妻室。丟了君親。少華忙道。恩師教訓。寔是金玉良言。鄺相坐了一會。忠孝王想備酒全飲。鄺丞相堅不肯允。只得相送

出門。抛下一方。再提劉府之上。那天欽差到門。江進喜恰巧到萬緣庵中。探母未回。

午後回府。却見府上已貼封條。進喜大驚。急慌向人打听明白。方知國丈罪犯彌天。所以特來抄家。將太郡連捕入京都。進喜回稟母親燕玉小姐聞听。乃決計入京面聖。請赦父母罪名。於是收拾行裝。上京面聖。

燕玉上殿奏君皇。將身下跪淚汪汪。

寧願代父來受罪。

成宗聞奏心內忙。

文武百官都駭異。頓時閃出忠孝王。

俯伏將情來跪奏。

私訂終身事一樁。

就是奎璧將我害。幸他私下來釋放。

只道現到崔家去。

誰知出逃到他方。

太郡也就用改嫁。那知禍患滿門當。

天子原本是仁厚。

寬改罪名理不妨。

卿相為官天子寵。欲要相認事未當。

孟氏夫婦心憂慮。

一全定計探女裝。

孟氏太太裝有病。相請君王到內房。

房內母女來相認。

士元大悅喜滿腔。

便到皇甫家中去。此情報與忠孝王。

又請梁相來商議。

議同明日奏君皇。

大家都上陳情表。君皇見了疑胸膈。

暗想情節太奇怪。

下詔賜婚世無雙。

正室當然是孟氏。映雪全嫁忠孝王。

劉家多虧燕玉女。

一夫三妻樂滿堂。

天子賜婚多榮耀。百官慶賀真鬧忙。

皇甫家中都榮耀。

救了性命出天牢。

回到雲南家鄉住。苦守田園免命傷。

寶卷已完世人勸。

忠臣到底姓名芳。

歷情艱難受盡苦。再生寶卷哀陪傷。

結果封王享富貴。

子孫繁盛有威光。

不信但看少華事。雖受磨折亦不妨。

聽我宣卷多福壽。

財運臨頭世無雙。

南無救苦救難消災王菩薩。

